



詩

十七之三

十七之世

大雅

生民之什

服部文庫
117
166
23



117
166
23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假樂嘉成王也。

音假

假

假樂四章章六句。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

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為經之正。因訓假為嘉，故轉經以見義。且承上篇為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假

假嘉也。宜

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

受

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

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傳**申重也**云**成王之官人也

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

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注同重直用反**疏**假樂至申

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

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

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

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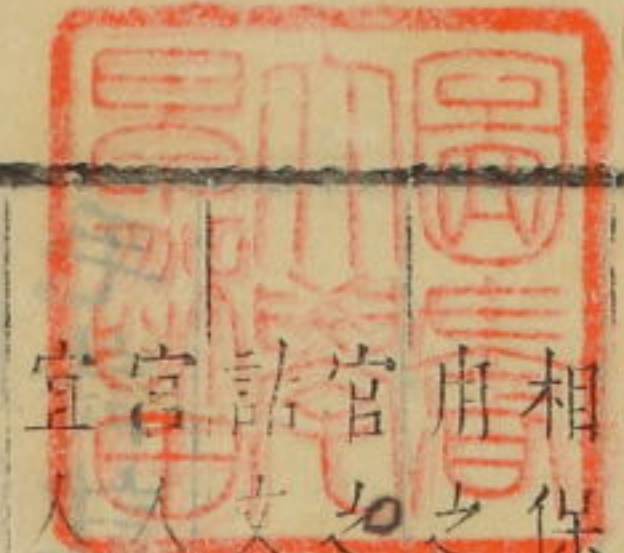
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

用之既州之為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勅之此其所以

官也傳假樂至官人正義曰假嘉釋

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

宜人是宜安民宜官人也顯光至於天正義



人

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

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光光雖為總辭

安民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民立君

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

福祿於天傳申重正義曰釋詁文也成王

至之屬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

人故云成王之官人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

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

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

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汝往

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

伯汝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總云帝曰咨汝二十有

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勅伯禹伯夷之事也兪

曰是保佑也兪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勅

之也其事與此相類故云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

彼所命者猶有垂益夔龍之等引之不盡故言之屬

以包**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傳**宜

君王天下也

云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

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

勗以道○宜君宜王一本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

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愆起**正義曰言成王**

能行光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則得

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

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

皇然宜為諸侯之君宜為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

上天福之常作人王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

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光善德勤行之不過

誤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禮

法故得福流子孫○宜君王天下**正義曰君王**

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釋之言宜

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

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為君其國亦在天

下之中故同言之○下求至以道**正義曰千求**

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

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

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于孫之數有千

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衆多上言

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

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為諸

侯或為天子明得為天子諸侯即是千億之祿也又

解得祿之由言皆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

愆過至禮法○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

不愆不忘即是令德之事故本於上章言成王之令

毛詩

卷之二十三

詩

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雖則新制永為舊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月之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三年左傳曰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謂周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公之制六典之法為舊章也

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

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

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

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惡鳥路反又如字注同朝直遙反緻直致反本或

作致行○疆居良**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威儀至之

下孟反為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為天下愛樂無有

亦

咎怨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羣臣之匹耦已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已為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常為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為君王統領天下○鄭以為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密緻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無所壅滯故為天下樂仰餘同○抑抑至有常○正義曰抑傳以抑為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為美也釋詁云秩常也故以秩秩為有常○抑抑至之心○正義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為政之畢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已心

者謂舉事允當與已志合也**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朋友羣臣也云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樂

音 朋友羣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
 子燕及，故知朋友是羣臣。尚書武王曰：我友邦
 冢君，亦是稱臣為朋友也。○成王至而已。○正義
 曰：綱紀者，以結綱喻為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
 言燕及，則時復及之，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
 燕族人為常，臣則有功乃燕，是燕臣為非常。今美王
 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之恩及之，故云燕
 飲常與羣臣，非徒族人而已。百辟卿士，

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暨，息也。云百辟
 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
 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

息由此也。○辟音壁，注同。媚，眉備反。注同。暨，器反。○暨，息也。○
 註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暨。郭璞曰：今東齊
 呼息為咽，則暨與咽古今字也。○百辟，至有事也。

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則百辟
 非四方，故為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
 之為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
 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
 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
 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言以下，明古
 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
 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

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云公劉者，后稷之曾

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

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蒞政，召公

以上一有欲字

徐

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
 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公
 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
 劉字也召本亦作邵上昭反後皆同泄音利又音
 類。力洎反夏戶雅反下夏。公劉六章章十句至
 人同少時照反相息亮反。是詩。○正義曰作公
 劉詩者召康公所作為戒成王武王既崩成王幼
 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將欲蒞臨其
 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
 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
 公劉而獻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洞酌卷阿
 俱是召公所作而為此大者厚民之事人君之急
 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
 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道也若
 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上也
 按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

總結之辭則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
 如其意而次之敘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
 言成王將蒞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蒞政
 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奏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
 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是也鳴鵲序
 云以貽王者周公自達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已
 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於民經六章
 皆是也言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
 於經無所當。○公劉至戒之。○正義曰周本紀
 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
 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
 幽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
 始見迫逐而遷於幽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
 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
 中國而適戎其則是不為天子所助下箋以為夏
 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
 逐之也按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
 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其當

三詩流

卷之三六

及古周

右

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為始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商譜欲言遷商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窋幽其遷幽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免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陳皆是也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縢之注差約之以為武王之崩成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將蒞政其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謂作上公為二伯分陝而治周公書序云周

唯 公

公為師召公為保召公不悅作君奭與此同時也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始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為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為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為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禘祭之及羣君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為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雖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為公也若為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

三詩流

卷之三十七

及古周

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
邑於幽焉。廼場廼疆，言脩其疆場也。廼積廼倉，言民
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
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云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
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郃國乃有疆場也，乃有
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
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
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場音亦
裹音果，餼音侯，食也。字或作糗，糧本亦作糧，音良，糗也。橐他各反，囊乃郎反。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

而

輯音集，又七立反，難乃旦反，積子智反，委於偽反，為夏于偽反，又如字。**弓矢斯張，干戈**
戚揚，爰方啟行。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
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
國焉。云干盾也，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郃
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
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戚七歷反，鉞音越，從才
用反，又如字，盾字又作楯，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鉤，卒
尊忽反，下餘卒士率皆同，為于偽反，下非為為公劉
皆為。疏薦公劉至啟行。○毛以為厚於民事乎此公
同。顧也，乃能匪以所居為居，匪以所安為安，言
不顧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為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
事，公劉之在郃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

三詩疏

卷之三

及古

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困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鬪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於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為安居也公劉所以必為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鬪以殺傷之用此以先顯已德於其時故為民而不愛物也其發師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又秉其干戈威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為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徙之至幽是其愛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治之○鄭唯以用光為光大其道為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同○**○**篤厚至於焉○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郃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郃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被逐去國明因于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幽者言其遷之所由也幽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為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

不忍鬪民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幽於漢屬右扶風為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為夏為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為戎大王既來之後復為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此也乃場乃疆謂民各有地言脩其疆場謂民脩之乃積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謂稅民而得之也地必民所耕故舉民之疆場欲見公劉不恤故舉官之積倉官倉出於民田故先言疆場也橐囊俱用裹糧而異其文明有大小之別故云小曰橐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囊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鬪其民即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於時也○**○**厚乎至之基○正義曰此篇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嘆其能厚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為君總釋諸章皆云

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為異者，居謂田宅是
 人之所處止，即疆場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積
 倉是也。正言邠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
 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
 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他所，
 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故引以為說。
 又申說遷散之意，公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
 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裹糧食，故知
 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
 姓之人，唯已陳之父祖，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意在
 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為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
 傳：戚斧至八國焉。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
 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
 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
 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
 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
 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于戈戚
 揚為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遶，為之阻難。

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幽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
 國，當是亦為夏人政亂，為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為
 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為疑辭，不知出何
 文也。○爰曰至全民。正義曰：爰曰釋詁，文為
 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
 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
 此，使民知。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
 遷意也。

無永嘆 傳：胥相宣徧也。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

云于於也 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

居民，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

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歎，他安反。

音遍，相息亮反。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

其

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惟言玉璫容刀者君子所以此德今進之璫言公劉有美德也璫是玉之別名舉璫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鞞者刀鞘之名鞞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鞞桓二年左傳曰袞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鞞奉鞶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鞞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

原迺陟南岡乃觀于京

傳溥大觀見也

云逝往瞻

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為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且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

補脫溥原音善大也迺觀古豆反之處昌慮反下之處同

之

處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

傳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

難曰語云于於時是也京地乃眾民所宜居之野

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

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

館客一本篤公劉至語語○正義曰上既相地居

作館舍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為

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

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

其可居而為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眾

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為館舍

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

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厚民如

此王亦當雷意治民也。○傳溥大觀見。○正義曰：皆釋詁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禦亂也。○○浙往至之處。○正義曰：逝往瞻視，皆釋詁文。以原是廣平之地，故以溥為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春曰：岡釋山文，絕高為之京。釋丘文：彼下即云非人為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為之丘，則是人為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禦亂，則京是大丘，非人為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京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為京觀者，則人為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為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間，者上已升巘，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溼，故往之泉處。前既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傳是京至曰語。○正義曰：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為京師。此文連上乃觀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眾也。故云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野，以眾必大，故言大眾非是。

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云廬寄也。衛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注皆云：論難曰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

廷俾几。云：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

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為公劉設几，延使之升坐。○○蹌七羊反。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

用匏。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

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云：公劉既登

補脫食之音嗣飲之於鳩反

堂負展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

之殺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依毛如字鄭於豈

報反匏步交反殺所戒反箋云或展字造七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傳爲之

君爲之大宗也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郤國來遷羣

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郤也篤公劉至宗之○毛

京此又言宮室既就饗燕羣臣焉厚乎公劉之爲君

也既爲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成則

饗燕羣臣其威儀踴踴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

所公劉則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

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

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殺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

酌之言其新爲邦國儉而禮合也又說公劉其於羣

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爲君與之爲

太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效之

○鄭上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

以落之其爲如此踴踴濟濟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

士大夫者則相使爲公劉設筵相使爲公劉設几欲

使公劉升展而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展而立其

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爲飲酒之殺得殺乃

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

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

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下不

失敬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踴踴至升坐○

正義曰曲禮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踴踴是踴踴

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俾使釋詁文上京師之野于

時處處謂衆民處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

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

落之之禮下執豕用匏是飲酒之事故知既成與羣

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爲

筵几酒豕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爲公劉設

几筵使之升坐者爲禮之物實出於公但使掌供辦

羣臣之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巳雖有所掌不必促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傳**賓已至以質○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為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為賓對至以行禮總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即上踰踰濟濟之人宜為總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章總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為羣也饗禮當烹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豳地殺禮也飽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羹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殺酒各自相近故也○**傳**公劉至忠敬○正義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晨明堂位云天子負斧衣南嚮而立

依

擬

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展則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展總東戶西也禮有斧展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展地因名為斧展是也言天子負斧展則諸侯之展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展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疑飲時非負展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處也晉語曰太任溲於豕牢即牢是養豕之處故云搏豕於牢中言忠敬者總解執豕用飽之事備其敬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傳**為之君為之大宗○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為一也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為一國之所尊故云為之大宗也○**傳**公劉至在郃○正義曰夷險易情人之恆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

廼作既
之作於

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宗乎箋

說為長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

流泉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云厚乎公

劉之居爾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

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

浸潤所及皆為利民富國反又乃管反浸子煌反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三單相襲也徹治

也云郃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

為羨今公劉遷於爾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及

篤

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曾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單音丹度待洛反注反度其夕陽

同義音賤又音衍下同

爾居允荒山西曰夕陽荒大也云允信也夕陽

者爾之所處也度其廣輪爾之所處信寬大也古曠

反公劉至允荒○毛以為厚乎公劉之為君初

至於爾既廣其土地之東西既長其境界之南

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

陰陽寒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

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焉又其從郃往爾

未得安定之時其為軍也分老弱婦女為三等之陳

而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治其爾

國之田以為人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得

山西夕陽之地此函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
 所闢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鄭唯下五句為異言
 公劉初至於爾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
 卒也量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稅其田之所收以
 為國之糧度其函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廣輪則函
 之所居信寬大矣○**傳**既景至高岡○正義曰以此
 句同事別故特解之考其日影即上既溥既長以日
 影考之也參之高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
 影後岡故稱及也定本影皆為是字○**傳**既廣至富
 國○正義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
 公劉自邵往遷商之時尺土皆非已物故美公劉能
 廣長之也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
 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
 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則觀其山
 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
 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
 溉灌故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所
 宜而種之遂浸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

殷勤審之也○**傳**三軍相襲徹治○正義曰重衣護
 之襲三軍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為軍也此謂
 發邵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
 重為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及此傳皆
 云徹治則訓徹為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為糧
 謂既至函地以為久住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
 邵之日尚委棄積倉不暇言治田為道路之糧矣王
 肅云三軍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
 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居其民衆於隰與原治其田
 疇以為糧是也○**傳**邵后至其徹○正義曰知后稷
 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三
 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邵明為大國公劉
 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為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
 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
 丁也今言其軍三軍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函
 民始從之其衆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復羨卒
 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
 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

亦

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即云徹田為糧明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為軍國之糧也且徹與孟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引論語曰明徹是稅法其證為什一也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乃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為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為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為方一里者萬為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

夫

夫

已

單

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為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為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為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為田四萬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萬二千五百家二軍當用二萬五百人少也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為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為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為田二萬二千五百夫去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為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為三軍矣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郤二章以言至爾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爾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且上言棄其積倉裹糧而行至爾無糧必須稅斂徹是稅名糧從田出徹田為糧稅事明矣故知三軍是三軍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傳山西至荒大○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則陽即日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為

三詩疏

卷之七十九

及右閣

鍛下皆同

大也皇矣傳以度為居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為居王
肅云居其夕陽之地函國之居信廣大也○**夕陽**
至寬大○正義曰夕陽者總言函人一國之所處也
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函在岐山之北
書傳說太王去函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
則函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
從也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量度其東西南
非之所處信寬大矣函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
篤
公劉于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傳**館舍也正絕
流曰亂**鍛**石也**傳**云鍛石所以為鍛質也厚乎公劉
於函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為舟絕流而南取
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
本又作礪鍛本又作礪丁亂反說文云
礪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作林木**止基廼理爰**

止

隩

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傳**皇澗名也遡鄉也過
澗名也**傳**云爰曰也止基作宮室之功也而後疆理
其田野按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
居澗水之旁○夾古洽反又古協反澗古晏反遡音
素遇古禾反注同鄉本又作嚮許亮反
文與卷阿篇**止旅乃密芮鞠之即****傳**密安也芮水厓
也鞠究也**傳**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
鞠公劉居函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
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芮本又作洧如銳反鞠居
六反又於報**傳**篤公劉至之即○正義曰上言量度
反字或作與**傳**國境此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之為
三寺亮

君也於此函地令民作此館舍將作之時先使人涉
 渡於涓乘舟絕中為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銀具所
 以銀礪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木乃為宮室言其勸
 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宮室既備民得居處公劉止此
 宮室之基乃疆里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
 田又校數夫家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
 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徧觀民宅見其有夾其皇
 澗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遡其過澗而處者謂
 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旁各服田畝又止其
 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蒞鞠之就
 也蒞水內也鞠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
 田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
 館舍至銀石○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
 名為館所以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口亂釋水
 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為順橫度則絕其
 流故為亂俱是渡謂取礪礪既石則知銀亦石也
 ○
 傳言銀石嫌銀是石名故明之云銀石所以為銀質

者質樁也言銀金之時須山石為樁質故取之也礪
 者磨刀劍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為礪
 之石耳公劉之君民函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非公
 宮也公宮則上云于京斯依者是也銀礪所用施於
 斧斤故知取銀礪斧斤之石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
 器而取築作州所故云取材木給築事也○
 皇澗至澗名○正義曰以皇過與澗共文故知皆澗名也
 夾者在其兩旁故知遡者嚮也謂開門嚮之大率民
 以南門為正此蓋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澗橫故
 在北而嚮之王肅云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
 爰曰至之旁○正義曰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疆理
 田疇巡行廬井見民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也作
 公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上云既順乃宣謂初至先
 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宮室也上既言耕則民已得地
 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
 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
 其田自然須按人數周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按此
 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嘆其衆故曰益多

矣有之為言與多不類上言礪銀是民之器物故知
 有者器用有足矣經陳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之旁
 ○密安至鞠究○正義曰釋詁云密康靜也康安
 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為安芮是水厓之內故云水厓
 也釋言云鞠究窮也俱訓為窮故轉鞠為究此鞠是
 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鞠之
 意○芮之至田事○正義曰芮鞠皆是水厓之名
 鞠是其外則芮是其內故云芮之言內謂厓內與隈
 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丘云隈隈也厓內為隈
 外為鞠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隈其外為鞠孫炎曰內
 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隈水之外曰鞠也經
 言芮不言隈則經為互也內則芮以明鞠為外外有
 鞠名則內亦有內名以此見其芮為隈也公劉初至
 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今言止旅則是宮室已安
 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畷既安軍旅之役止
 士卒乃安上言來澗嚮此芮鞠為水之內外故知就
 澗水之內外在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脩田事也此
 以水內為芮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

其川涇汭注云汭在畷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鞠之
 卽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音洞酌三章章五句至有道○正義曰尊者莫
 過也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是王不可以無
 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稱名之重
 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為德施行為道故中候
 云皇道帝德為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
 愛其人饗其祭祀亦為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
 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
 三句言與民為父母是有道德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餼饋○洞遠也行潦流潦

也餼饋也餼酒食也○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

唯一作維

豈樂也弟易也

齊

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
 食之饒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春
 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繫物○潦音老挹音揖又音
 邑饒甫云反又作饒字
 書云一蒸米也饒尺志反宇材充之反饒力又反又
 音雷爾雅饒饒也孫炎云蒸之曰饒均之曰饒郭
 云饒熟為饒齊側皆反○樂以
 本又作齊繫於兮反
 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樂
 音洛
 易羊豉反○取
 說音悅泗酌至父母○正義曰言使人遠往酌
 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
 灌沃米饒以為饒之酒食以此祭祀則天饗之此薄
 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此設祭者是樂易之君
 子能有道德為民之父母上天愛其誠信故欲饗之

饋

均

宋板音餽二字白字均兩雅注
餽作饋無均字恐衍

然則為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故言
 此以戒王○餽
 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
 也釋言云饋餽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饋今之曰餽郭
 璞曰今呼餐餽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饋饋必饒而熟
 蒸米也餽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饋饋必饒而熟
 之故言饋餽非訓饋為饒饒酒食釋訓文○流潦
 至繫物○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
 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葦河酌昭忠信也其
 意以行潦為薄物由忠信之故而可以祭神箋取彼
 意為說故言流潦水之薄者也言投之大器者以言
 挹彼注茲是彼器挹之而注於此器故知遠酌取置
 之大器挹來乃注於小器蓋以潦水之濁置之小器
 以澄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沃酒食之
 饋謂為饋之時以此水沃潤之也引春秋傳者僖五
 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繫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
 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言物為有德用也
 ○樂以至之親○正義曰皆孔子閒居之文也彼

詩疏

卷之二十三

及右閣

引此詩以為此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樂者人之所
愛當自疆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
安之一人之云父母故
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

濯壘濯滌也壘祭器○壘音雷

豈第君子民之攸

歸濯滌壘祭器○正義曰說文云滌洗也濯流

也則濯滌俱是洗流之名故云濯滌也特性注

云濯滌也則滌亦是洗名下傳云滌清也謂洗之使

清潔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

有壘是壘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

澆挹彼注茲可以濯滌滌清也○滌古愛反清

第君子民之攸暨云暨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終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吉猶善

也○卷音權曲也篇下四章章六句至吉士○

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

為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

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

故也經十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與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

毛詩疏

卷第十七

泂古階

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云大陵曰阿有

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與者喻王

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

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飄避遙反，本亦作票，被皮

寄反，長張丈，下同，猥烏罪 偽反，**豈第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陳也。

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

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樂

易音洛，下樂王同，易音 有卷至其音。○毛以為有

以鼓反，後樂易皆放此。卷然而曲者，是大陵之阿，

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

方

恃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人既消，則

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來而就王游來而

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

鄭以為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養之

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

來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

三句與毛同。卷曲至曲阿。正義曰：檀弓稱原

壤歌曰：執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也。釋天云：迴風

為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

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

勸王求賢求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

待之狀，且舜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

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喻王之體屈也。屈

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感恩而樂來也。

以飄者，風之狀，故言猥來以對之。猥者多而疾來之

意，飄風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明其此南為

義，故知以南是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

詩疏

卷二十一

漢書

其來為長養民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為飄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為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為喻善。其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為喻。○**傳**矢陳。○正義曰：釋詁文。○**傳**王待至善心。○正義曰：以言歌復言音，則音為歌之音聲，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能為賢有所樂，是感王之善心也。以此知上經喻王之屈體矣。若其不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

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傳伴魚，廣大有文章也。

傳云：伴

與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與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傳**伴音辨，與音與，徐音換。弛本又作弛，同。書氏反，任音王。武如鳩反。治直吏反。下為治同。與音餘。其音恭。本亦作

遊

補脫 自從子用反本又作縱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

傳彌終也。似

嗣也。曾終也。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

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曾，在由反。又子。能伴與至曾矣。○毛以為言王若由反，又在幽反。○**傳**能用周道，伴然而德廣大。與然而有文章，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則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於汝王所休息矣。欲王廣大有文章，以來致賢人。又言賢人益王之意。此樂易之君子者，若得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王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得賢人則可以保全已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求之也。○鄭以上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賢為官，任之以事，則伴與然。汝王得自游縱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不求。餘同。○**傳**伴與廣大有文章。○正義曰：傳以伴與為廣

大文章則是勸王使為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
賢人來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
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
為義蓋伴為廣大與為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與乎
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讀為伴
與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伴與至故逸
○正義曰伴與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為自縱弛之意
人情莫不惡勞而好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
游故以此辭勸之求逸在於能官能官在於任職則
君得優游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
汝則伴與而優游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
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
賢故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王欲使如舜也王
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
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
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
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
若無為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

康

無為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間
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為乎召公教其求逸勸使
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為違理之
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
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為
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
弛事相反矣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實而妄爭訟也○
繼嗣先君故似為嗣道終釋詰文彼道作音義同
也○樂易至成之○正義曰禮運云政也者君之
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即行善政可以保
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困病之
憂也若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天命不得
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
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爾土宇版章亦孔
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

之厚矣

版大也

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

成湯恐当作成康

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為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

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販徐符版反。孫炎郭璞方滿反。字林方但反。

又方。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云使女

為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佐之。○爾上至主矣。○正

者與之為治，使之教民，則汝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

其禮法文章矣。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為

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

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汝得終汝之性命，百

神皆以汝為主矣。言其愛而饗祐之。○販大。○正

義曰：釋詁文。○土字至使然。○正義曰：賢者所以

養民，故以土字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

所法，則王而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

王恩已厚，且又益之。○使女至佐之。○正義曰：祭

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為天子者固自為百神主

矣。今言百神爾主，謂神意以之為主，不欲爾受命長

使他人主之。故知謂羣神受饗而祐助之。爾受命長

矣，弗祿爾康矣。○弗小也。○云弗福康安也。女得賢

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弗

毛音弗。徐云：鄭音廢。一云：毛方味反。鄭芳沸反。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嘏大也。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

神之福以為常。○爾受至常矣。○毛以為王得賢者

得久長矣。非徒大福佑助王身，其細小之福祿亦於

汝而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

終汝之性命，德大天之性於汝為常矣。言能任賢者

則福常助之。○鄭唯以弟為福，嘏為嘏辭，為異餘同

○福弟小。○正義曰：福之大者莫過末年，命長已是大福，則弟福宜為小福，故以弟為小福。故以弟為小

福
作得大之福似

得

設

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蕝**福至安女。○正義曰蕝之為福為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為福爾。上言百神為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怒壽命則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既得長命又為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虞常至天下也。○**報**大。○正義曰釋詁文。○**報**純大至為常。○正義曰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報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禮尸報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報受福以為常言其終常德之未嘗闕失也。**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云馮馮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澤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行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

則

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馮符也本亦作撰道徒報反本亦作導。豈弟君子四方為則。云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放倣以為法。○放方。○**既**有馮至為則。○毛以為此則指賢人之行以戒王言有善行可以為憑依者有藝能可以為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為感化者有大德可以為軌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以此恆敬之若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若來在王位可與四方為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之。○鄭以為王所得為百神之至受大報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為尸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憑之几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也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德行之羣臣共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導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

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有馮至翼敬**○正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憑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總而為名皆是道也
 以憑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為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為道也憑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憑重於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輔翼皆釋詁文○**馮馮几至祖考**○正義曰顧命云成王憑玉几又曰馮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是憑施於几故以憑為憑几
 臯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為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某主人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既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羣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章而略之下言百神爾王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憑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言以引以翼謂來至尊引之則有憑有翼未是尸之來至故為豫也撰謂供

置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眾中簡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豫撰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饌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所俎特牲云宗人遣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知翼為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禮之有助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翼為佐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凡與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凡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為主設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引在旁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為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

謹按經及註未見論字但元文作聲
論魯困反此註有善聲譽字譽於
論語於義相協

尸尸升白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日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延尸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牲少牢亦無在尸旁之時而言特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旁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合王尊尸如此者尸神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象故當事之如祖考
望顯顯温貌印印盛貌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顯顯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顯顯恭反印五綱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望如字叶韻音
豈弟君子四方爲綱綱者

能張衆目顯顯至爲綱正義曰上旣勸王敬賢之以禮義相切磋則能令王體貌顯顯然温和而敬順其志氣印印然充滿而高朗以玉之成器如圭然如璋然有善聲譽爲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爲人所觀望非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爲綱紀王何得不求之乎顯顯至盛貌正義曰傳亦以顯顯爲體貌故爲温印印爲志氣故爲盛其意與箋同令善至相副正義曰令善釋詁文以圭璋是玉之成器切磋是治玉之名故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也顯顯是觀其形狀故以爲體貌敬順敬順即温和也印印是見其道逸故以爲志氣高朗高朗即茂壯也既體貌敬順志氣高朗則可以比玉故如玉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聲譽敬順則貌無隋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名彰是德行相副也釋訓云顯顯印印君之德也孫炎曰顯顯體貌温順也印印志氣高遠也取此箋傳爲說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

毛詩疏 卷之百九 及左闕

與一作亦 一疏本作集

下因一作故

止傳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翩翩衆多也

云翩翩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翾

翾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

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翾

呼會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傳藹藹猶濟濟也傳云媚愛也王之朝

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

子奉職盡力傳藹藹云臣盡力之美也朝直遙反傳

鳳凰至天子傳毛以為成王之時有鳳凰之瑞召公以為用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凰之往飛翾翾

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矣令皆奉職盡力傳鄭以為鳳凰往飛之時翾翾其羽為聲亦與衆鳥集於所止鳳凰所在衆鳥慕而從之故鳳凰亦與之同止於與賢者來仕之時亦與衆羣士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凰飛而來衆鳥王安得不求之乎其餘同毛傳鳳凰至衆多傳正義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鳳亦鳳類故俱云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凰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丘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母致子應也釋鳥云鷓鴣其雌凰是雄曰鳳雌曰凰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頤雞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翾翾四海之外過崑

毛詩疏 卷之二十四
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
從鳥几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明字山
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
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
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
傳曰鳳凰高丈二漢時鳳凰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
郭璞云小之形未詳翩翩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
言衆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臯陶謨云鳳凰來儀
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凰巢阿閭
謹樹言謹謹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
鳳凰蔽日而至是來必衆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
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凰
雖是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
亦集止今能致靈鳥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
賢用吉士爲務也○**翩翩至喻焉**○正義曰以傳
言衆多解爲聲之意故又明之云翩翩羽聲也以此
興求賢求賢當此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故云亦
集衆鳥也鳳與衆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

朝衆鳥慕鳳以羣士慕賢故以爲喻明王之朝無人
不賢而云慕者以賢有等級言小善之慕大善耳君
夷云苟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太平必致四靈
故知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傳**藹藹猶濟濟○正
義曰釋訓云藹藹濟濟止也俱爲容止故猶之釋訓
又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則此爲美容又盡力矣○
王王之至盡力○正義曰以左傳言維命者皆謂受
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既云多言吉士即云維君子
使則吉士受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下
明是君子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
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盡力意取爾雅爲說也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傳**云傳猶戾也音附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傳**云命猶使也
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傳**令力呈反
下欲令同

無一作撫

毛詩疏

卷之二十四

及古閣

鳳鳴矣于彼高岡梧桐
親愛至失職。正義曰：無擾皆安樂之義。耕墾原隰，以種禾黍，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皆民之職也。愛庶人者，清靜為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此職耳。

生矣于彼朝陽
梧桐，柔木也。出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

云：鳳凰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

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

君德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寄反，棲音西。梧，桐盛也。鳳凰鳴也。

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

云：梧桐，柔木也。出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

萃萃萋萋，喻君德盛也。離離喈喈，喻民臣和協。

反，又薄孔反。又薄，公反。萋，上既言鳳凰，由吉人所

致此，又總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凰鳴矣，於彼

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生

則萃萃萋萋而茂盛，其鳳凰之鳴，則離離喈喈而和

協，是太平之實驗矣。鄭以為鳳凰之將出，則先鳴

矣。於高山之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

於彼山東之朝陽，乃往集之，以興賢者之將仕也。則

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

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萃萃萋萋而茂盛，以興明

君，亦德盛也。鳳凰之鳴也，則離離喈喈然。音聲和協

以興民臣亦和協也。梧桐至朝陽，正義曰：梧桐

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即梧桐也。然則

梧桐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

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

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但梧桐柔脆之木，若
時未太平，地不及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若太平，
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
之岡脊。總曰朝陽，不云鳳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
全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所○鳳凰至不食○正
義曰：箋以上二章與求賢人，故此亦以鳳凰與賢者。
梧桐自是鳳之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為太平之
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
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言賢者待禮者，明君能以禮召
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凰集之，則大樹非始生矣。
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生
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
氣，溫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
桐不栖，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鷓
鴒鷓鴣，亦鳳凰之別。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
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栖梧桐，終身不去。且諸
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實，栖梧桐。箋言此者，解經既言
鳳凰，即言梧桐之意也。○**傳**梧桐至樂德○正義曰

言梧桐盛，解萃萋萋，鳳凰鳴，解離離。離離，離離也。臣竭其
力以下，更覆解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
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生之德。生此梧桐，使之
萃萃萋萋也。由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凰
樂德而來，其鳴離離。離離，離離也。知臣竭其力為二事之
總者，以此言太平。山臣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
矣。萬物草木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
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藹，萋萋也。臣盡力也。舍人曰：
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力
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為說。釋訓又云：離
離，啾啾也。民協服也。不為鳳凰鳴。此傳與爾雅異者，毛
意以為由萬民協服，故鳳聲離離。亦得合爾雅也。箋
○**傳**萃萃至和協○正義曰：萃萃，萋萋也。梧桐之貌也。箋
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爾雅言
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
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離離，啾啾也。鳳凰之聲，上以鳳凰
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教，故以鳳凰聲聞於人。人
聞之而知其離離，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
傳古

今一你令

與和協爾雅言民協服者彼言所喻之意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

馬既閑且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

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仲反下

同乘承證反**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不多多也明王使公

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云矢陳也我

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

損今之成功也復扶**王實能用吉士已致太平**

但召公欲令守其成功故自言作詩之意言今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馬其所賜君子之車既衆

耳馬

則恐賜誤

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習於威儀且又能馳矣是王能用賢不須規戒今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心不已恐王惰慢故作此詩遂爲樂人之歌冀常求賢士永爲鑒戒不損今日成功也鄭唯以不多爲作此詩不復多爲異餘同
王於時已能賜之行中節解既閑也馳中法解且馳也言閑馳者美其中節度合禮法也庶衆至貳車也正義曰以經言既王賜之故云今賢者在此位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下寧以足句且馳者是馬走之名焉既能走今言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必以馬車言衆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以美之馬既別文故衆多者唯言車耳言大夫有乘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則人有副貳所賜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不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一馬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貳車非也
不

毛詩疏

卷十七之三

及古閣

多至歌焉。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為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為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官大司馬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總名，即大師是也。○**○**矢陳至成功，○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為多也。宜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為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為少也。樂人之歌常在君側，故云王日聽之，則不損今日之成功。

卷阿十章 六章章五句 四章章六句

民勞 召穆公刺厲王也

○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

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姦宄，疆凌弱，眾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
○民勞如字，從此至桑采五篇是厲

王變大雅，斂力豔反，數音朔，繇本亦作徭，音遙，充音軌，本亦作軌。**○**民勞五章章曰經五章，上四句言民勞之須安，次四句言寇虐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之事。**○**厲王至刺之。**○**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述詳略，不必有例，而商頌列祖箋云：中宗殷王大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宗玄孫之孫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厲王之詩承成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風之平桓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為厲字。

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郊特牲云：天子失禮，自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繫之康王者，以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為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故繫於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略諸侯，亦尊卑之義也。序略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斂重數，徭役煩多，使民勞苦，即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為姦宄，以彊凌弱，以眾暴寡，作為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公以此刺之也。五章下二句，皆教王為善政，以安止之，非勞虐之實事，故箋略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汙，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

云：汙，幾也。康，綏也。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

故

葛 慘

周

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

○汙，許一反，說文巨乞反。夏，戶雅反。下同。幾，音祈。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

明。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憯，曾也。

云：謹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

勅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

刑罪者，疾時有之。

○詭，俱毀反。遏，於勸反。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

柔，安也。邇，能猶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言我

者同姓親也。○柔音揉本亦作揉能徐云毛如字鄭
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反
義也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
王○毛以為穆公諫王言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
危耳近於喪亡王可以小省賦役而安息之愛此中
畿之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定
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
者以其無阿縱之法故以勅慎其為無善之人亦用
此法以止其為寇虐之行會不長敬明白之刑罰者
當用正法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命王
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
先順仰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家為王之功恐
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鄭唯以汜為幾云此民亦
皆已勞止王幾可以小安之為異餘同○○汜危至
諸夏○正義曰以汜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
故以汜為危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
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為中

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汜幾至根本○正義曰
傳以汜之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
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汜也孫炎曰汜
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汜得為幾也昭
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汜期也然則期字雖別
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大子
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
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
惠愛皆釋詁文又云愛京師得安四方之意由京師
者諸夏之根本根本既安枝葉亦安京師王之所專
王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詭隨至
潛會○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以其故為
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無良寇
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
則大惡也詭隨未為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
為小惡已著故謹勅之寇虐則害加於民故遏止之
然則三者各自為罪而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為
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慎其小以懲創其大以無

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罪也。慘會釋言文爾雅本或作云會，音義同。謹猶至有之。正義曰：謹慎俱是勅戒之言，故言謹猶慎。以傳言慎小，故申足之。式用釋言文，遏止釋詁文。此無縱之文，為下總目，為良寇虐蒙之。故云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為一。故長讀無縱之事，不畏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為一。故長讀之。穆公諫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云疾時有之。○**傳**柔安。○正義曰：釋詁文。○**傳**能猶至姓親。○正義曰：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為恣，則此云仰者與邇同，謂順適其意也。邇近釋詁文，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仰其近者，即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相成，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厲王身為元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為之功。若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是其王有周家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

以為民速。

傳

休定也。速合也。

傳

云休止息也。合聚也。

○速。無蹤詭隨，以謹愾。愾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傳**愾

愾大亂也。**傳**云愾愾，謹譁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

音昏。說文作昏云愾也。釋文愾亦不諫也。愾女交反。

鄭云：猶謹譁也。說文云：愾亂也。謹音歡。又許元反。譁

女交反。本又作譁。音花。無棄爾勞，以為王休。**傳**休美

也。**傳**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

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休許蚪。**傳**民亦至

毛以為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死亡，王

可以小安定止息矣。當愛此中畿之國，以為諸夏之

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政，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詭

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慎其謹譁為大惡者。又

用此無縱之事止其寇虐之善無使有遭此寇虐之憂又誘王言其始時有善勸令終之無棄爾王始時之政事之功以為王政之美○鄭唯汔幾為異餘同○**傳**休定速合○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為定速合釋詁文箋云休之為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為止息合為合聚所以申足毛義○**傳**惛惛大亂○正義曰惛惛者其好鄙爭惛惛惛惛故箋以為猶譁譁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為大聒亂人故云大亂非是為大禍亂也○**傳**休美○正義曰釋詁文○**傳**勞猶至掖之○正義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汝勞為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厲王暴虐初則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言出衡門之序謂誘道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聞已先有善或將勉力故誘之

四國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

一作慝○慝惡也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
 正○慝吐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傳**求近德也○近附得反
 注同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傳**愒息泄去也云泄猶出也發也○愒起例反徐丘麗反泄以世反又息列反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傳**醜眾厲危也云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為厲厲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傳**戎大也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

此

義

屬 詁

政 詢

戒

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應應。民亦至弘。對之應。大。○毛以。

為民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止中國之京師。使諸夏之民。其憂為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勅慎眾為危殆之行者。又用此止其寇虐之害。無使王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地位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大不可不慎。故須息勞民而止寇虐也。○鄭以汙為幾。厲為惡。戎汝弘廣為異。餘同。○○惕息泄去。○正意曰。惕息釋詁文云。泄漏也。然則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以為去。箋以為憂泄者。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與毛同。月令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醜眾厲危。○正義曰。醜眾釋詁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三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為危。醜厲謂眾為惡行。以為人者也。○○厲惡至道壞。○正義曰。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為惡。

秋官司厲注云。犯吹為惡。曰厲是也。所引春秋傳曰。襄十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遂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不憂。而何以田為。以厲為罵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厲為惡。釋詁云。壞毀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為壞。言正敗是正者敗。故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寇虐之人能壞先王正道也。○○戒大。○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戒猶至戒之。○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戒為汝。弘復為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廣亦大之義耳。小子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故知自遇。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盡邇者乎。皆上繫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之。是其用事廣大。出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必易傳以戒為汝者。孫毓云。戎之為汝。詩民亦勞止。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為長。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賊義曰。殘。○云王。

服

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無縱詭隨，以謹繘繘。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繘繘，反覆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

民勞五章章十句

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言是賊敗仁義之事。繘繘，反覆也。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繘繘從公，無通外內，則繘繘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繘繘，是人行反覆為惡，固義不捨常為惡行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

為王卿士。

○板音版。

板八章章八句。凡伯至卿士。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伯至卿

曰：凡伯，那茅，胙祭，尚公之胤也。知為王卿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為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為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在尚東都之畿內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

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語善言也。猶，道也。云猶

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

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

然一作此

徐
繫一也

○卒子恤反癉本又作憚當宣反沈本作癉出
如字除尺遂反話戶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

管管不實於亶 **管管無所依繫** **亶誠也** **云王無**

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

言言行相違也 **○亶丁旦反**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猶圖也 **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上帝至大諫 **○**毛以為尊比上帝之王者其為政

教反又反也既反於先王又反於天道以此之故

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

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為之道不能

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為惡

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用

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

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

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 **○**鄭唯以猶皆為

謀為異餘同 **○**板板至猶道 **○**正義曰釋訓云板

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為反也上帝以稱王者

謂假上帝之尊稱之以此王者若實指上天則天無

所反故知以斥王也癉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詁文彼

猶作繇義同也 **○**猶謀至將至 **○**正義曰猶謀釋

詁文以言不遠則無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為

謀以重言反反則反有二事故云王為政反先王與

天道王者為政當遵用先王上承天意故知所反有

二事反先王與天也以其先違舊章乃失天意故後

言天也其出善言不行之謂王自出而不行也小人

之言雖不盡善亦知愛其善時復言之但言之易行

之難不能行之耳知非他人為王說善言王不能行

者他人之言則是諫諍經不得言出也不用他言則

是不從箋不得言不行也以此知是王自出言不能

行之人必深謀遠慮乃能預防患禍王之為謀不能

遠圖是不知禍之將至也 **○**管管至亶誠 **○**正義

曰以管管與靡聖同文既無聖法故知無所依繫亶

言言

知一之四

言言

誠釋詰文。○王無至相違。○正義曰：以無聖而言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謂意欲為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為虛，故云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於實，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為猶不遠耳。作者反覆重言耳。○圖正義曰：釋言文，圖即謀也。箋言王之謀者，申傳意耳。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遠也。

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圖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

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圖憲許建反。蹶，世反。爾雅：反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辭之輯矣，民之洽

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圖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令定。此戒語時之大臣。○圖輯音集，又七入反。懌音亦

庶。○圖天之至莫矣。○正義曰：王之為惡，侵亂下民，則反。○圖有諂佞之臣，助為惡政，此又責以王之尊比於上天，故謂王為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然喜樂而勸之。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競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為王制作法度，以通達其意，使王成惡，故又言已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作法度者，以國之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言民合定在於王教，故汝臣等不得為王制虐政以亂下民也。○圖憲憲至沓沓。○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

言言

知一之四

言言

誠釋詰文。○王無至相違。○正義曰：以無聖而言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謂意欲為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為虛，故云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於實，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為猶不遠耳。作者反覆重言耳。○圖正義曰：釋言文，圖即謀也。箋言王之謀者，申傳意耳。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遠也。

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圖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

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圖憲許建反。蹶，世反。爾雅：反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辭之輯矣，民之洽

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圖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令定。此戒語時之大臣。○圖輯音集，又七入反。懌音亦

庶。○圖天之至莫矣。○正義曰：王之為惡，侵亂下民，則反。○圖有諂佞之臣，助為惡政，此又責以王之尊比於上天，故謂王為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然喜樂而勸之。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競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為王制作法度，以通達其意，使王成惡，故又言已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作法度者，以國之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言民合定在於王教，故汝臣等不得為王制虐政以亂下民也。○圖憲憲至沓沓。○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

也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諂
 臣並為制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
 狀故傳解憲憲泄泄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謂
 見王將為惡政而喜樂之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
 謂見王將為惡政競隨從而為之制法也厥動釋詁
 文○**天斥**至其惡○正義曰戒臣不令助之故天
 斥王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故言方欲謂將為
 教令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艱難天下之民動
 為變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文及爾同寮
 故知是責臣之辭達其意者謂君意始發往通達其
 心與之合和為作法以成其惡也定本集注皆作達
 其意俗為逢者誤也○**輯和**至莫定○正義曰輯
 和洽合莫定釋詁文又云懌悅樂也俱訓為樂故以
 懌為悅○**辭辭**至大臣○正義曰論語云出辭氣
 故以此辭為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教也
 知此大臣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已同寮且非大臣
 不得與王制法故知**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
 是戒語時之大臣也

及一作故無以字
 又及一作欲

聽我囂囂

傳

僚官也囂囂猶警警也

傳

云及與即就

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我就

女而謀及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

○寮字又作僚力彫反囂五刀反警
 五報反道音導下牖道道民皆同 **我言維服勿以**

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傳

芻蕘薪采者

傳

云服事

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

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

乎○芻初俱反蕘如謹反說文 **我雖至芻蕘**○正

云蕘草薪也知音智又如宗 **我雖與汝異其所職之**
 事要乃與汝同其官寮以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

我今就汝謀慮告此以善道而汝聽我言反囂囂然不肯受用何也我之所言維是當今急事汝勿以為非而笑之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善言去我有疑事當詢謀於芻蕘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况我與汝之同寮不得棄其言也○察官至警警○正義曰察官釋詁文言同寮者謂同為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是寮為同官也囂囂者是不聽之狀釋訓文囂囂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警警○與之謀故知即為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道即上章所云勿為王制法度是也○芻蕘薪采者○正義曰言詢于芻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薪采者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也蕘即薪也然則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服事至我乎○正義

云

樂下一有貌也

曰服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明是事之急切以其惡急故責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但以其言傳於後世為人所傲習故知是古之賢者親取薪采則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彼言夫婦即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婦相匹故稱匹也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傳謔謔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躑躑驕貌云今王方為酷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款款然自謂也女反躑躑然如小子不聽我言○謔虛虐反灌古亂反躑其略反樂音洛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焯焯不可救藥傳八十曰耄焯焯然熾盛也云將行也今我言

好

已
又

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
 多行熇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耄莫報反熇徐許酷反沈又許各
 反說文云○天之至救藥○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此
 火熱也○天之王者方為酷虐之政將害於民汝
 等大臣無得如是謔謔然喜其所為而以讒慝助之
 我老夫教諫汝其意乃款款然情至意盡何為汝等
 而未知幼弱之小子反躑躑然自驕恣而不聽用我
 之言乎汝不用我言豈不以我為老也非我之言為
 老耄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為反用可憂
 之事以為戲謔而慢我汝既不用我言反助王為惡
 多行慘毒之惡熇熇然使惡加于民不可救止而藥
 治之言王之為惡皆大臣之由故責之○謔謔至
 驕貌○正義曰此言謔猶上憲憲見王為惡如喜
 樂之故為喜樂也釋訓云灌灌憂無告也解其言灌
 灌之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猶款款言曰至誠款
 實而告之但彼不受用即是無所告耳釋訓云躑躑

以

驕也孫炎曰謂驕慢之貌○今王至我言○正義
 曰謔謔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者釋訓云
 謔謔謔謔崇讒慝也舍人曰謔謔謔謔皆盛烈貌孫
 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謔然喜謔謔然盛以與讒慝
 也是以讒慝助之事也下云匪我言耄則凡伯老矣
 故云老夫諫汝款款然者是凡伯自謂也小子是幼
 弱無知之稱以其不可教誨故謂之小子言汝反躑
 躑然如小子不聽我言也○八十至熇盛○正義
 曰八十曰耄曲禮云熇熇是氣熱之盛故為熇盛也
 云非我言耄有其失誤此爾用憂三字皆言耄之下
 與謔字共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
 反用其可憂之事而好為戲謔故箋分之以見此意
 熇熇是熇盛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
 毒害之惡誰能止其禍○天之方儕無為夸毗威儀卒
 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天之方儕無為夸毗威儀卒
 迷善人載尸○儕怒也夸毗體柔人也○云王方行

有無

又 供

酷虐之虐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

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

弭謗○齊才細反疾怒也夸若花民之方殿屎則莫

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殿屎呻吟也蔑無

資財也○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

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

共其事寤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賙贍眾民言無

恩也○殿都練反郭音玷說文作唵屎許伊反郭音

度待洛反斂力艷反共音恭本亦○天之至我師○

作恭施式鼓反賙音周贍市艷反○正義曰此又責

羣臣言此天之王者方欲威怒行酷虐之害汝等無

得為此夸毗足恭前却以體從之君既為惡臣又從

之則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其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

復言語矣故今天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矣汝君

臣忽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此民又

遭虐政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而

汝等君臣亦曾莫有肯惠施我之眾人欲賙贍之者

言愁貧並至民困之甚而上無恩恤故以刺之○傳

憐怒至柔人○正義曰憐怒釋言文舍人曰憐怒聲

也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

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為恭以形體順

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君臣至弭謗○正義曰

尸謂祭時之尸以為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

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政故也時厲王虐而弭謗事見

周語弭止也止人之謗已者○殿屎呻吟○正義

曰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葵揆至

既惡則致天災故民有遭喪禍者政亂則稅民無藝故又責以賦斂也內供喪費外充稅斂故空虛無資財以供其事用也定本集注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為責誤矣素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

天之牖民如堦如簾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傳牖道也

如堦如簾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

言必從也傳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

如此傳堦許元反簾音池攜下傳攜無曰益牖民孔易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傳云易易也女攜挈

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為無曰是何益為道民在

已甚易也民之行多為邪僻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

謂所建為法也傳孔易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

婢亦反注同異也以豉反多辟匹亦反邪也注同立辟

厚尺製反與並音餘行下孟反邪似嗟反傳天之至

正義曰自此以上言政惡民困此言可反之使善言

天王之導民也如堦然如簾然言民必應君命如堦

簾之相和也如璋如圭然言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

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攜物言其必從君化如攜

取之隨人君也若然民之從已如手攜之汝王無曰

是何益與勿謂如手攜無益王者之導民甚易言上

為善政民必為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化之今民

之所行皆多邪僻乃汝君臣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

者為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傳牖

道至必從傳正義曰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以為導也

也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

相合也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

舉攜之人所攜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堦簾

姓下有世嗣二字無之字

圭璋相類之物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物而物名不見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傳**辟法○正義曰釋詁文○**傳**易易至為法○正義曰以韻當為改易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取處來故乘而反之以此攜民之東西

邦維屏大宗維翰**傳**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傳**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

師同垣音袁翰胡旦反徐音寒被皮寄反適丁歷反下同遠于萬反

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傳**懷和也**傳**云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

傳難乃**傳**至斯

傳○毛以為為上既令王施法此言立法之事言王當用善人為官維以為藩鄣又用大師之大臣維以為垣牆又用大邦諸侯維以為屏蔽王又身為大宗維當施政為之禎幹又和安汝德以施於民無行酷虐之政維安汝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以為城言其可以蔽身又得蔽子王必常行此德無使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屏之人令王獨居此則王有所畏矣○鄭以為當用此被甲卿士之人維為其藩鄣大師三公之大臣維為垣牆大邦成國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禎幹皆近

若
猶恐獨誤

而任之令為王用無得疏遠之下四句同唯訓斯為
離○價善至翰幹○正義曰價善釋詁文藩者園
圃之籬可以屏蔽行者故以藩為屏也垣者小牆之
名故云垣牆亦是屏蔽之義也以大師是三公之官
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
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
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
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
公諸侯障蔽寇難天子居內設法而撫安之价人總
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諸侯非王朝
之人故退大邦之文於下翰幹釋詁文○價甲至
遠之○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
人為官故不從以價為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
為甲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君言宗人宰人也被甲
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
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大師以顯
三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大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
大師為三公也以言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為成國

諸侯也大宗伯云五姓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
云七命賜國則伯以上為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
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
也明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乘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
為成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
也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為
王之身大者眾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
之同姓世適子也此价人太師大邦大宗皆王宜親
愛故總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
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於
公而親掌職事又兵用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
朝大宗未為官職尊卑次之也箋以公親於卿故便
文而先言公耳○懷和○正義曰懷之為訓思也
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為和也○斯離至適
子○正義曰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王酷虐故知懷
德維寧謂和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
之下即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為宗子之城宗子
王之適子也有天下者皆欲福及長世恐子孫之不

三十一
二十九

安故言以德為城使免於患難城可以禦寇難故以城喻焉又解城壞之意若其不和汝德遂行酷虐之政則民不堪命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宗子之城既壞則羣臣乖離而汝王獨居而有所畏懼矣以是欲王之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令已無獨畏之憂也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辯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兩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居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獨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云渝變也○渝用昊天曰明及爾游衍王往且明游衍溢也云及與也且及爾游衍王往且明游衍溢也

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吳胡老反曰音越一音延善反敬天至游衍○正義曰上既勸王和本或作衍德以安國故又言當畏敬上天當敬天之威怒以自肅戒無敢忽慢之而戲諱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以常戰慄無敢忽之而馳驅自恣也天之變怒所以須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終常相隨見人善惡既曰若此不可不敬慎也○戲豫至自恣○正義曰戲豫謂戲而逸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疾雷也周禮大恠異災則去樂徹膳則天之變者謂大恠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故常須敬戒非謂當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正義曰渝變○正義曰釋言文○王往至衍溢○正義曰

